

“畅想F1”征文



# F1大赛来嘉定

■赵军

各国赛车来嘉定，  
 嗲城处处喜盈盈。  
 彩灯装扮法华塔，  
 绿水环绕新安亭。  
 彩旗飘飘迎宾，  
 歌声阵阵抒豪情。  
 当好大赛东道主，  
 男女老少齐欢庆。

一条狗，黄色的狗，从船头跑到船尾，又从船尾跑到船头。一盆花，很普通的花，远远望去，像是太阳花吧，既高昂又谦卑地挺立在船尾。

船家的生活，在水上过，船家的生活，流动着，却很枯燥。有了花，生活中添了色彩，有了狗，生活中有了生气。

有了狗吠声，有了太阳花，船家的生活跟岸上人家几乎一样多彩了。

岸上人家，装在船上，船儿，载着岸上人家，在生活的河流里向前流淌……

## 盆花和狗

在来来往往的船只上，你留心看过吗？我发现：几乎都是男人掌舵，而女人大多都是站在船头。

站立船头的船家女，不是一缕杨柳，随风摇曳；不是一朵玫瑰，绽放花园。

站立船头的船家女，是一棵青松，迎风斗霜；是一朵红梅，怒放雪中。

执篙，拨云雾，挑出鲜红的旭日，挑落满天落霞。

目光，始终盯着前方。

向前，向前，船家女始终没有后退的欲望。

## 船家女

(外一首)

■赵春华

我家有3朵“金花”，我是老二，姐姐大我4岁，妹妹小我1岁零2个月。

作为老大，姐姐得到了父母的看重。小时候，家里亲戚间人情往来、过年小孩子添新衣、甚至存钱买个收音机这样的大事，父母都会首先告诉姐姐。

姐姐俨然是小当家，8岁就学会了生煤饼炉、炒饭炒菜，和大人一起在菜场挤进挤出，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排队买肉。大概在初中上一年级的时，姐姐学会了钩花边、绣枕头套。家里的枕头套、床沿、桌布都出自姐姐的巧手。为妹妹们洗澡、洗衣服，也成了姐姐承揽的家活之一。

父母在同一家单位工作，星期一厂休。这样，星期天的家活也落到了姐姐的身上。大热天，姐姐早早起床，熬好一大锅掺了少许大米的糯米粥，放在通风的地方凉着。等我们吃饭前再摊几张面饼，卷上自家腌制的咸白菜、酱瓜，喝着“阴笃笃”的稀粥，“稀哩呼噜”地香极了。大冷天，姐姐和我们一起拥在被窝里，给我们讲故事。讲到惊险处，她故意卖关子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！”把我和妹妹“晾”在故事情节里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冬天，我们姐妹的常规伙食不是青菜烂糊面就是南瓜面疙瘩。那年头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票证，菜油供应也不足。糯米饭，加上油水少，使得我

## 姐妹

■俞慧

们食量惊人，满满一大碗烂糊面或者面疙瘩，我们转眼就进了肚子。姐姐怕我们吃不饱，常常“命令”我们：“出去跳一跳，跑一圈，再进来吃！”

这句话，已成为我们家的经典笑话。现在想想，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我和妹妹相差1岁，谁也不买谁的账，三天两头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吵架，有时扭打在一起分不开。这时候，只要姐姐过来大喊一声：“不要吵！”我们两个马上乖乖地安静下来。看着我和妹妹拉长着脸、互不理睬，姐姐会拿出大姐的威严命令我们：“换换手！”谁要是再不“识相”，胆敢再挑起事端，头上一定会吃到姐姐送的“毛栗子”，这一着可是爸妈给她的“尚方宝剑”！

姐姐有此“权威”，但从不用。她在我们姐妹之间总是不偏不倚，非常公正。我对姐姐说：“等我长大赚了钱，每个礼拜给你20块钱！”当时，自己也是个孩子，感动地一把搂住了我。

作为“奶末头”，妹妹得到了父母的宠爱。长得白白胖胖、圆嘟嘟的妹妹，顶着一头微微带卷的小黄毛，扭动着圆滚滚的小屁股，经常围着爸妈转啊转的。爸妈常常抱着她，一边叫她“臭三”、“黄毛癞痢”，一边把她的小脸蛋亲得“啧啧”响，看得我的小心眼儿直冒酸水。

作为老二的我，比姐姐，我不懂事、不能干；比妹妹，我又“勿好白相”。黑黑瘦瘦，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动不动含着泪，完全是一个“受虐”的形象。记得刚搬家的时候，隔壁克勤妈妈看见我这副“腔调”，就偷偷地问我奶奶“迪个小人领来格？”自尊心很强的妈妈，专门找了机会，把我领到克勤妈妈家，像是很随意地聊天，重点大致是我这个阿二从小体弱多病，所以一直多愁善感；我是“吃煞不长肉”。同样精明能干的克勤妈妈大概早明白了妈妈的来意，一个劲地夸奖妈妈“不容易”、“来事”（能干）。

凭良心说，爸妈除了多抱抱妹妹、亲亲她，多摸摸她的头之外，对我们姐妹三个生活方面的照顾，真的是一视同仁。过年的新衣服、新鞋子和平时的点心、零食，大热天的棒冰雪糕，全部每人1份。妹妹唯一享受的特权，就是在分苹果、梨的时候，可以先挑大的拿。妹妹也因此有个“拣大拿”的绰号。

谁也想不到，在家一向娇气、受宠、“拣大拿”的妹妹，若干年之后的一天，竟拿着本菜谱“像煞有介事”地学起了烧菜。烧焦的饭菜香味里，也让我们一家感受到妹妹甜蜜的恋爱气息。

# 汇龙潭



HUILONG TAN

月季 ■姚济民 摄

我从1958年12月开始夜读。在这以后的40多年中，几乎年年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天天如此。

夜读时，我独坐斗室，闭门谢客，手捧书卷，世俗的纷繁嘈杂和人间的爱憎怨愤，都抛于脑后，让思绪驰骋于黑夜，全神贯注地遨游在字里行间。此时此刻，可以清晰地感受知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魅力。一切先知先贤，都能成为你的良师益友。夜读时，读者与书同喜同悲，共悦共愁。夜读之时，坚守着只属于自己的神秘。

夜读，可以是一种体验，一种慎悟。在夜晚读书，完全可以像林语堂那样，“在风雪之夜，靠炉围坐，佳茗一壶，淡巴菰一盒，哲学经济诗文史籍数十本浪籍横陈于沙发之上，然后随意取之，取而读之。”这时候，夜晚月光铺洒，万籁俱寂，你完全可以按己所需、取己所悦，自由地阅读。时“人”名园佳树，观水色、赏名花、望月亮；时“逢”春秋佳节，

## 夜读的乐趣

■朱龙铭

日丽云淡；时“行”山阴道上，目醉心迷，闲云野鹤悠悠；时“观”火热战场，枪戟刀剑，跳跃腾挪……细细地品味、咀嚼书中的一切，有酣畅、愉悦、忧愤、凄然的感怀，偶尔也有灵光一现的感悟。

夜读是一种享受。白天须奔走劳作或有事务羁绊之累，夜来静静地依在沙发里，随手拿一本书，漫不经心地或毫无目的地浏览、吟咏，岂不是一种享受？作家黄蓓佳亦喜夜读：“最喜欢的读书时刻是在冬天的夜晚，夜深人静时，脱去笨重的冬衣，拥被而坐，怀里抱一个热水袋，就着床头台灯圆圆的光圈……如果窗外添一点凄厉的风声或者洁白雪花，便觉得更有诗意。”我外出曾到东北哈尔滨，当地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，我一卷在手，手被冻得发僵发紫发麻，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卷，“穷追”那个“下回分解”。

喜欢读书的人，无论是富、是穷，无论是忙、是闲，都会体验夜读的乐趣。

## 盐水棒冰「酸梅汤」

■蒋振雄

气温37.8摄氏度的那个晚上，曾经最拥趸“天使冰王”的一家人，坐着纳凉，吃冰。

奶奶拿出“梦龙”、“千层雪”、“绿豆沙”，让孙女挑，孙女死活不肯要，撒娇说：“不好吃不好吃。”儿媳拿了一支“梦龙”，说：“好看不好吃。”儿子取过“绿豆沙”，吃了一小口，就放下了，也说不好吃。奶奶和爷爷摇头，“唉”了一声。爷爷说：“如今日子真是太好过了，什么都不好吃了。”儿媳接过话问：“爸，别光顾摇头，那你说什么冰最好吃？”

爷爷想都没想就回：“要我说，还是盐水棒冰浸在啤酒里最好吃！”语气不容置疑。奶奶说：“我们小时候，拿着好不容易向妈妈讨来的3分钱，在弄堂口等啊等的，等到卖冰的来了，赶紧交上钱去，敲下一角冰来，捧回家加点醋加点糖精，掺进凉开水，就是冰镇‘酸梅汤’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咪，还故意吃出声来，小伙伴们不要太眼馋噢。”

孙女不依，一定要吃爷爷奶奶吃过的“冰”，那么好滋味，一定要。儿媳缠不过她，踏着电瓶车去买，买回一箱盐水棒冰，打开一瓶“百威”，放进2根棒冰；又照奶奶的方法精心调制了两杯“酸梅汤”，优先让孙女品尝。孙女也不摆谱了，迫不及待地这喝一口那喝一口的，品了许久，不过仍然摇头：“爷爷，你骗人，一点都不好吃的。”

奶奶说了，当年家里人多，房子小，没电扇更没空调。晚上，爷爷干完活回到家后，奶奶从菜钱里抠出的钱，趁爷爷在自来水龙头上冲凉的时候，赶紧去零拷一杯啤酒、买一根盐水棒冰。然后，奶奶把棒冰浸到那杯8分钱的啤酒里，接着，奶奶悄悄去取自己藏着的油米花花生米，让爷爷佐酒。而趁这个机会，爷爷会极快地从杯子里拔出棒冰，放到奶奶的碗里，加醋、加糖精、加凉开水，为奶奶制作一碗喜欢的“酸梅汤”。奶奶回来，一定要将棒冰取出摆进爷爷的酒杯，而爷爷也必定要将之拔出再放进奶奶的“酸梅汤”里。这样，两口子在一来一回的“双打比赛”中，看那盐水棒冰一点一点“瘦”下去，终于融化到只剩一根细细的棍子，奶奶总要嗔怪地说一句：“盐水棒冰，做大一点多好。”

后来真的有了大盐水棒冰，但人们已经不爱吃它了。

儿子无言，只是干干净净地吃完了那盘绿豆沙。儿媳眼圈起了些好看的红晕。

孙女很乖地打开要融化的“梦龙”，先让爷爷、奶奶咬了一口，然后高兴地嚷起来。一边模仿着奶奶当年吃冰的样子一边请求：“妈妈，以后我们也吃盐水棒冰，好吗？”

## 让座

■李晴

杂的目光一起朝他聚焦而来。有惊讶的，有冷漠的，更有嘲讽的……可就是没有人肯让出自己的座位。

她朝年轻人挥了挥手，然后默默地站了起来。年轻人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就坐了下来。此刻，她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红晕，正在为自己刚才迟缓了几分钟站起来而感到愧疚。

车子依然一路颠簸着，人越来越多，车内

温度也越来越高。她突然倒了下去，就像窗外的叶子在风中飘落，她包里的小册子也跟着滑落在地，那鲜红的几个大字《无偿献血证》，在一阵惊叫声中，刺痛了所有乘客的眼睛。

这时，乘客们纷纷争着让出了自己的座位，还拿出了随身带着的饮料与食物，和刚才的情景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她感激地望着这些越来越可爱的乘客，脸上依然难以掩饰心里的内疚，她为自己给大家带来的麻烦而感到局促不安。

车子开得异常平稳，她眯起了疲惫的眼睛。窗外丝丝微风拂过她的脸庞，这是一张并不美丽的脸，却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美丽的天使。

炎夏，某车站的候车大厅里，人流如潮。拥挤的人群中，她安静的坐在墙边的椅子上。

一班又一班的公交车送走了喧闹的人群，她等到了一辆有空位的车子，疲惫地坐了下来。

一路上，车有些颠簸，她眯起了双眼，望着窗外的树叶在风中起舞。很快，这样的宁静，随着车上越来越多的人而被彻底搅乱了。同时，车内的温度随着车外的酷热而升温。尤其当她看到车里有站着的人时，她变得愈加不安起来。

从中途上来了一个年轻人，他走路艰难的样子引起了所有乘客的注意，很多复